

谁来保护动物们

关晋勇

疫情期间，顶着一口彪悍獠牙的野猪时常出现在各国街头闲逛，以至于不少人都感慨：“‘彭彭’从动画片里跑出来了。”不久后，又有河马进了加油站，狐狸流连超市、野鸭上街的消息接二连三地爆出。直到此时，人们才恍然意识到，这些动物们其实一直生活在我们身边，只是此前并没有如此大摇大摆地现身罢了。

一份由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全球800多万个物种中，有100万个正因人类活动遭遇灭绝危险，全球物种灭绝的平均速度已经数万倍于千万年前。人类活动改变了75%的陆地表面，影响了66%的海洋环境，超过85%的湿地已经消失，25%的物种正在遭受灭顶之灾。仅过去50年里，脊椎动物的数量就减少了68%。专家们警告，如果人类延续这种发展方式，地球上30%至50%的生物种群可能彻底消失。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对生物多

样性的定义是，“各种生物之间的变异性 和多样性，包括陆地、海洋及其他水生生态系统，以及生态系统中各组成部分间复杂的生态过程”。一方面，人类经济活动正在严重损害生物多样性；另一方面，生物多样性受损也会对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产生负面影响。研究发现，这种影响是非线性且广泛的，不仅农业、林业、渔业、旅游、制药等行业会受到直接冲击，房地产、交通等其他看似与其完全无关的行业也会受到间接影响，这些领域的金融资产也会因此遭受损失。

此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生物多样性受损通常伴随着生态系统的退化，由此带来的粮食安全問題仅仅是其众多后果的冰山一角。

喜欢科幻电影的朋友们一定对“赛博朋克”类型的场景不陌生。这类故事的时间背景大多设置为生物多样性丧失后的时代。电影的基调通常为“低端生活与高等科技的结合”。人们生活在废墟一般晦暗的城市中，空气污染、没有植

被，野生动物消失无踪，如果不算下水道里的老鼠和蟑螂的话。由于类似题材电影的整体氛围肮脏且压抑，很多观影者都表示“感觉难以呼吸”。走出影院的你，恐怕也会强烈感受到，再先进的科技、再多的财富，也不如绿水青山带给人类的幸福感强烈。

保护生物多样性，资金是个大问题。《生物多样性公约》在第六次缔约方大会（2002年）上制定了201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即“明显减缓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研究认为，如果要保护地球一半的陆地和海洋面积，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

同时，根据生物多样性金融倡议组织估算，每年需要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投入1400亿美元至4000亿美元的资金才能实现2020年的保护目标，可直到今天，生物多样性资金依旧只有每年520亿美元的规模。

一个现实问题是，生物多样性相关项目的“吸金”能力并不强，普遍偏低的财

务回报率难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针对这一关键症结，有学者提出，需要设计一套全新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

专家们认为，由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与实际经济生活紧密相连，银行保险等行业应深度介入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如果灾害发生频率提升，保险公司的利益必然受损，因此绿色金融体系要求将气候和环境风险纳入金融决策。

专家预计，今后，绿色抵押贷款、绿色建筑基金、绿色汽车贷款、绿色资产证券化、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和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产品将越来越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对绿色资产的需求也会不断增加。为处于初创或成长期的绿色企业建立起长期的风险资本市场，以支持创新型绿色技术和解决方案的开发与部署，将是实现低碳转型带来的潜在生产力增长的关键。

换句话说，绿色金融必须出手。这不仅关乎“彭彭”们的生存，还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幸福。

有位家人名叫隼

王俊鹏

隼是阿拉伯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阿拉伯人驯养隼用于狩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当时，生活在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以游牧为生。为应对沙漠严酷的生存环境，他们将隼驯化，用于猎捕大鸨和麻鹑作为食物。隼出色的捕猎技术以及对沙漠气候的适应帮助古代阿拉伯人在食物匮乏的沙漠中生存下来。自此，隼猎技术世代相传，成为阿拉伯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今，阿拉伯人早已远离了那种逐水草而居、靠捕猎为生的生活方式，但仍将隼视为独一无二的文化符号，特别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海湾

国家。比如，阿联酋的国徽就使用了隼的形象。而隼猎也从古老的生存技能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富有特殊文化内涵的传统运动。

隼的品种很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游隼的亚种沙欣隼（Shaheen）、猎隼（Saker）以及白隼（Gyr）。其中沙欣隼飞行速度极快，俯冲时速接近400公里，是世界上飞得最快的鸟类之一。白隼则体型较大，外形威武。极高的颜值使其成为市场价格最高的品种，深得海湾富豪的喜爱。

隼主要生活在内陆草原和丘陵地区，栖息于山区开阔地带、河谷、戈壁和沙漠。通常情况下，隼可以捕食4倍至6倍于自身体重的猎物，沙欣隼甚至可以捕食瞪羚。由于雌性隼身形更大且更为强壮，因此也更多地被驯化用于捕猎。幼鸟在大约7个月的时候就会被挑选出来接受训练。

随着科技的进步，如今，卫星定位系统也被广泛运用到隼猎运动中，置于隼胸部的芯片以及腿部的GPS定位器不仅可以在训练中使用，还可以定位、识别走失的隼。要知道一只名贵的隼价格可以高达几百万美元。

在海湾国家盛行的隼猎运动多种多样，其中一种是驯养人甩动猎物，让隼绕着其飞行，然后听从指令捕捉猎物。驯养人与隼的配合是比赛的关键，隼随着猎物急停急起，选准时机高速冲向猎物，场面十分激烈刺激，观赏性极高。另外一种比赛形式是竞速，驯养人持诱饵站在终点向隼发出信号，以最短时间完成规定距离飞

行的隼即为冠军。隼猎赛事一般会避开酷暑时节，在相对凉爽的10月到次年3月举行，地点多选自空旷的沙漠地区，例如每年举行的法扎锦标赛。

在阿拉伯，隼是高贵、美丽、勇敢、力量和领袖风范的象征。对于阿拉伯人来说，隼就是重要的家庭成员。如果隼第一次来到陌生家庭，必须在每个人的手臂上待上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直到和所有成员熟悉并融入整个家庭才可以。

除了一起生活，隼还可以同主人一同旅行。阿联酋是全球第一个为隼签发护照的国家，护照包括隼的品种、出生地、性别等信息，但不会配有隼的照片，这是因为隼会定期换羽，导致其外貌特征也会不断变化。有护照后，主人就可以为隼购买机票乘坐飞机了。所有海湾国家的航空公司都允许隼在客舱乘机，无论是在头等舱还是经济舱，且不需要将其置于笼子里。因此，在海湾国家坐飞机，你经常可以看到头戴帽子的隼淡定地站在座位上，与主人一起享受旅行的乐趣。

为保护隼这一独具文化意义的物种，阿联酋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阿联酋开国总统谢赫扎伊德·本·阿勒纳哈扬特别在艾因设立了隼及其他濒危鸟类培育基地，并于1995年推出了游隼、猎

隼放飞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使游隼、猎隼能够回归自然环境，繁衍生息，维持种群的稳定性。截至目前，已有近2000只隼在巴基斯坦、伊朗、哈萨克斯坦放飞。

此外，阿联酋还分别在阿布扎比和迪拜开设了两家隼医院，其中成立于1999年的阿布扎比隼医院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先进的隼类专科医院。每年秋冬捕猎季开始之前，当地人都会带着心爱的游隼、猎隼到阿布扎比隼医院体检。在这期间，阿布扎比隼医院常常“隼”满为患，隼主人不得不预约。如今，阿布扎比隼医院已经成为阿联酋旅游的必访项目之一，来自全球的游客都可以在此领略到独具阿拉伯文化特色的隼猎魅力。

越走越近的亲戚

翟朝辉

笔者在匈牙利工作的几年中，被问及频率最高的一个问题就是“匈牙利与匈奴有关联吗”？

说有关系似乎有些道理。匈牙利人写名字的习惯与中国人如出一辙，都是先写姓后写名，时间落款也是按照年月日的顺序，其他欧洲人则习惯于反过来。还有一说，匈牙利人的小脚趾指甲多是两瓣的，和中华民族中的绝大多数一样。

说没关系，似乎也得通。毕竟，匈奴在历史上虽然曾经很强大，但一度消失在历史文献中。根据记载，匈奴消失在史料中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而匈牙利祖先有史可查的时间则在公元9世纪。将近千年的时空空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仍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探究。

不过，照笔者的想法，正因为这段历史有许多待解之谜，才会让人浮想联翩；正因为无法证实或者证伪，才让人有意思、有冲动去更多了解这个陌生的国度。以至于笔者曾认真地建议匈牙利朋友，完全可以把这个问题当作在中国推介匈牙利文化和旅游的宣传用语。

虽说匈牙利与匈奴的关系没有“实锤”，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表态还是很高明的。他说：“我们祖先来自亚洲，与中国有天然的血脉联系，是亲戚。”

这一表态充满了政治智慧。亲戚，这么亲切的表述，略过了历史上的恩怨情仇，也不用背负太多包袱。而且，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再远的亲戚也是亲人，见面就会“两眼泪汪汪”，有什么是不能好商好量的呢？

同时，亲戚间的交往与走

动也少了些政治色彩、利益色彩，多了些许人文情怀。毕竟，走亲戚走的是亲情，是思念。而且，随着双方的往来，经济、文化均会互相影响，感情也越来越近。

还记得笔者初到匈牙利工作时，特别震惊的一件事是，儿时仅有的几个玩具之一的魔方，还有圆珠笔，都来源于匈牙利的科技发明。这些已然与我童年的记忆融为一体。

至于匈牙利的朋友，每每和我聊天，说得最多的就是中华美食。可以说，这份舌尖上的享受已然对当地人的社交和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我经常自豪地告诉到匈牙利出差的其他中东欧国家的同行们：“国内天南地北的美食在布达佩斯大多能找到，可以很好地抚慰你的‘中国胃’，这正是匈牙利的优势所在。”而且，在这些中餐厅，匈牙利人已经成为消费主力之一。

布达佩斯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唐人街，却有家唐人街集团。最近几年，唐人街集团在夏季推出的“中华美食夜市”不仅受到当地华人的欢迎，也在匈牙利人中“圈粉”了。烤鱼、麻辣小龙虾、铁板烧、海鲜锅，这些与国内几近相同的特色美食，经常成为匈牙利朋友餐桌上的“爆款”；而饺子、小笼包、凉粉、煎饼果子、肉夹馍等特色小吃摊前，也经常会出现当地人排队等候的现象。为此，匈牙利媒体做过多期采访，称“可以在这里找到布达佩斯其他地方吃不到的夏季特色菜肴，包括中式烧烤、中式煎饼、点心、珍珠奶茶、青岛啤酒等众多美食，就像你真去中国旅行了一样”。

遇到困难时能够互相帮助才是真亲戚、好亲戚。中国与匈牙利之间的关系就类似于此。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匈牙利是第一个向中国提供紧急医疗援助的欧盟国家，中国人民一直感念匈牙利这份患难与共的真情。后来，疫情蔓延至匈牙利时，中国政府、在匈中资企业、当地华人华侨和留学生等迅速行动起来，以多种方式支持匈牙利抗击疫情。

“白天看不见的友谊，是照亮夜空的萤火虫”，这是中企捐赠物资上用中匈双语写着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句诗，也是中匈两国友谊长存的见证。

笔者有幸参与了疫情期间中匈守望相助众多活动的报道，其中两件事最为难忘。第一件事是，中资企业向匈牙利国家卫生健康服务中心捐赠抗疫物资的那天突降大雪，该中心副主任豪帕奇博士站在风雪中说：“这是第一批到达国家卫生健康服务中心的医疗物资，由中国捐赠，我们非常感动。”另一件事是匈牙利岐黄中医药中心有扇“24小时不关的窗口”，为匈牙利民众寻医问药提供帮助。他们把中医门诊放到“云端”，安排大夫24小时值班，为的就是在疫情这个特殊时期，第一时间满足患者在中医药方面的需求。每每看到中医义诊时匈牙利人排大队的场景，真不敢相信这是在异国他乡，可见匈牙利人对中医药的推崇程度。

亲戚之亲在于勤走动。近年来，在两国政府的共同推动下，双方在投资、科技、文化教育交流等多个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取得了一大批丰硕成果。

好亲戚就该越走越亲，越走越近。期待中国与匈牙利的交流越来越多，越来越顺畅。

本版编辑 韩 叙 美 编 夏 沛